

基于“三生”空间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及 驱动机制

——以湖南江永县兰溪村为例

李伯华^{1,2,3}, 曾 灿^{1,2*}, 窦银娣^{1,2,3}, 刘沛林^{1,2,3}, 陈 驰^{1,2,3}

(1. 湖南省人居环境学研究基地, 湖南 衡阳 421002; 2. 衡阳师范学院 城市与旅游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2;
3. 古村古镇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承湖南省协同创新中心, 湖南 衡阳 421002)

摘 要:在快速城市化与乡村旅游开发背景下,从“三生”空间视角探索乡村人居环境演变特征和发展机理,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传统村落发展的一般规律。本文以湖南省江永县兰溪村为例,基于参与性农村调查与评估(PRA)、GIS空间分析等方法,研究了其“三生”空间演变的过程、格局与机制,结果如下:①从“三生”空间视角,分析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与“三生”空间的系统耦合特征。认为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在空间上要实现生活空间宜居、生产功能协调和生态空间优美,这与“三生”空间系统目标和特征非常契合;②从“三生”空间演变特征来看,兰溪村生活空间由血缘集聚向外围扩散转换,生产空间由农业功能向旅游功能转型,生态空间由外部整体收缩向内部斑块化发展。“三生”空间演变过程是一个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过程,“三生”空间逐渐由传统的人居空间向新型复合空间转变;③传统村落“三生”空间格局的演变过程,是在旅游市场需求、政府政策引导、空间行为转变和自组织反应力的内外双重驱动作用下的结果,内力驱动主要集中在农户生活空间结构特征上的延续与转化,外力驱动主要体现在生产和生态空间结构的转型与更替。

关 键 词:“三生”空间;传统村落;人居环境;驱动机制;江永县兰溪村

1 引言

2012年,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统一了传统村落的概念,即认为传统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冯骥才, 2013),并于同年发布了首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标志着我国传统村落保护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胡

燕等, 2014; 佟玉权, 2014; 何依等, 2017; 孙九霞, 2017)。传统村落是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智慧结晶,集中体现了人与自然高度融合的人居环境,并创造了人与人和谐共处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研究现代人类生存条件的典型范例。近年来,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美丽乡村建设的全面开展,城市元素不断侵扰传统村落,多元化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正面临着一系列的危机,表现为村落空间空心化、生活空间破碎化、生产功能紊乱化、文化基因断裂化和生态环境失衡化等方面(李

收稿日期:2017-09-07;修订日期:2018-01-1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571161, 41501191);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项目(XSP18YBZ041);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16C0229);湖南省人居环境学研究基地开放项目(RJ1603) [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41571161, No.41501191; Review Committee Project of Hunan Social Science, No. XSP18YBZ041;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 of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Hunan Province, No.16C0229; Open Project of Research Establishment for Human Settlement of Hunan Province, No. RJ1603]。

作者简介:李伯华(1979-),男,湖北黄冈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居环境学研究,E-mail: libeny_2058@163.com。

通讯作者:曾灿(1987-),女,湖南益阳人,硕士,讲师,主要从事传统村落规划研究,E-mail: 286197762@qq.com。

引用格式:李伯华, 曾灿, 窦银娣, 等. 2018. 基于“三生”空间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及驱动机制: 以湖南江永县兰溪村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37(5): 677-687. [Li B H, Zeng C, Dou Y D, et al. 2018. Change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and driving mechanism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based on living-production-ecological space: A case study of Lanxi Village, Jiangyong County, Hunan Province[J]. Progress in Geography, 37(5): 677-687.]. DOI: 10.18306/dlkxjz.2018.05.011

伯华等, 2011; 李伯华, 2014; 曾菊新等, 2016)。因此, 在国家大力保护传统村落的宏观背景下, 如何客观地认知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规律, 探索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化的特征与机制, 有效推动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更新与改造, 其重要性和迫切性就显得尤为突出。

传统村落作为农耕文明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 其人居环境的多元价值和现代意义一直以来是国内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国外学者特别重视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的本土化意义和多元化价值 (Antrop, 2004; Lim et al, 2016; Sujarwo, 2016), 也意识到城市化与旅游开发对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社区参与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Palang et al, 2005; Lepp, 2007; Ghaderi et al, 2012)。近年来, 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断突破和研究视角的创新, 学者们充分利用 3S 技术挖掘人居环境系统之间的关系 (Hales et al, 2007; Pizarro, 2009)。实际上,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国内学者已经开始关注中国古村落的人居环境状态, 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从研究数量来看, 成果逐年上升, 尤其是 2012 年以后, 研究成果增长幅度较大 (张浩龙等, 2017)。从研究方法来看, 已经从早期的定性研究转向定量研究, 除了常用的实地调研、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等方法外, 数理统计、3S 技术等现代地理学手段逐渐应用于该领域。从研究内容来看, 不同学科关注点不一样, 建筑学更注重传统村落生活空间的活化途径和建筑风貌的更新改造 (陈喆等, 2012; 王琼等, 2017)。社会学学者分析了传统村落公共空间变迁过程与传统文化传承路径, 试图从多元主体的文化自觉视角重构失落的公共空间, 达到乡村有效治理目的 (李志农等, 2011; 鲁可荣等, 2016)。地理学及其分支学科在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演变 (陶伟等, 2013; 车震宇, 2017)、空间分布特征 (焦胜等, 2016; 康璟瑶等, 2016) 和旅游开发影响 (席建超等, 2016; 卢松等, 2017; 吴必虎等, 2017) 等领域取得了较大进展。以上研究都显示, 传统村落作为人居环境科学的研究对象之一, 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和应用空间。但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 对传统村落人居环境问题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建筑风貌营建、公共空间改造和空间形态优化等方面, 关注的焦点问题是传统村落的“生活空间”, 缺乏从综合视角关注传统村落生活、生产和生态空间 (简称“三生”空间) 系统演化特征和驱动机制研究。基于此, 本文试图以“三生”空间视

角为基础, 以中国传统村落兰溪村为例, 研究其人居环境演变的基本特征和作用机理, 为传统村落人居环境优化重构提供决策依据和经验借鉴。

2 “三生”空间视角下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

2.1 “三生”空间的系统构成

国土空间一直以来是地理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 国土空间一般划分为生活空间、生产空间和生态空间, 这一空间划分的依据主要来源于土地利用功能分区 (龙花楼, 2012; 李秋颖等, 2016; 吴艳娟等, 2016; 刘继来等, 2017)。人类活动离不开一定的空间载体, 而生产空间就是人类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的空间场域, 是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主要场所。生活空间则是人类居住、消费、交往和娱乐的主要场所, 也是地域文化产生的主要场域。生态空间是自然基础存在的基本形式之一, 凸显了人类活动的地形地貌、地理区位等场域内容。“三生”空间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 并遵循着一定的逻辑关联, 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性系统 (图 1)。

2.2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与“三生”空间的兼容性分析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是区域内村民生产生活所需物质和非物质的有机结合体, 是一个动态的复杂巨系统。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可以分为 3 大子系统, 即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社会文化环境系统和地域空间环境系统 (李伯华, 2014)。自然生态环境系统是物质平台, 社会文化环境系统是社会基础, 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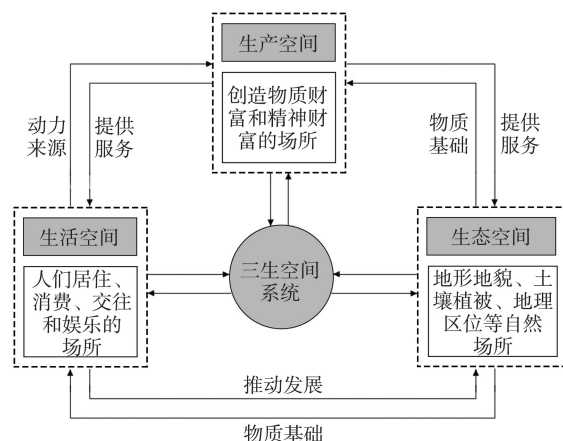


图1 三生空间系统构成

Fig.1 Composition of the ecological-living-production space system

域空间环境是空间载体。“三生”空间是人居环境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居环境的3大子系统不断通过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在空间上实现生活功能、生产功能和生态功能的充分利用和有机整合,这些与“三生”空间系统目标和特征非常契合(表1)(龙花楼,2013)。

3 “三生”空间框架下的兰溪村人居环境演变特征

兰溪村位于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西南部(图2),包含黄家村和上村两个自然村,共325户,总人口1272人,总面积为11 km²。兰溪村是勾蓝瑶文化的发源地和传承中心,至今延续了40多代,历经了

1000多年,保存了大量的瑶寨古建筑群和独特的民族文化,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2014年成功入选了第六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名录和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旅游业的持续发展,新的城市文化和现代元素快速融入乡村,逐渐改变了兰溪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人们对资源环境的利用方式,打破了传统村落原本和谐的人地关系系统,开启了新一轮人居环境重构的过程。因此,选择兰溪村作为研究案例,对于探讨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特征和驱动机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本课题组于2017年7月在兰溪村进行了实地调研与深度访谈,获取了每一栋住房的建筑年代和居住状态等基础信息数据、土地利用与空间形态等信息资料以及村民居住、生产、消费和交往等空间行为数据。此外,课题组成员参与了该村2014年的保护发展规划工作,保留有《永州市江永县兰溪瑶族乡兰溪村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江永县黄家村(兰溪古村)建设规划》、《江永县勾蓝瑶寨旅游开发总体规划》,以及兰溪村传统村落档案资料等基础性资料,丰富的数据资料为本课题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3.1 生活空间由血缘集聚向外围扩散转换

兰溪村分为上、下两村(1984年成立瑶族乡时改下村为黄家村),唐元和年间(806–820年),蒋姓最先定居于上村,宋治平四年(1067年)欧阳姓氏定居于此,元代先后进入兰溪村的有周、杨、何和黄等姓。兰溪村传统生活空间非常有规律性,他们根据姓氏族群而居,一个姓氏一个门楼,门楼与主干道垂直,各姓氏村民沿主干道或次级干道向后延伸排列住房,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生活空间格局(图3a)。兰溪村传统生活空间极具民族特色,由于历史战乱和朝廷压迫,兰溪村生活空间格局的营建非常注重防御功能,修筑了四道防御工事,即石城墙、守夜屋、关厢和门楼。四周高山环绕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在山与山之间的隘口处修建石城墙,守夜屋设在村落的总路口处,关厢建在村落的主要分支路口,门楼则是各家族的防御点。这种安居乐业、积极防御的生活空间格局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前。20世纪50–70年代,由于受计划经济和极左思潮影响,兰溪村发展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原有的公共空间和社会空间破坏严重,居住空间扩张停滞不前(图3b)。

表1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与三生空间特征兼容性分析
Tab.1 Compatibility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settlement environment and ecological-living-production space characteristics

空间类型	类型表征	兼容性阐释
生产空间	具有较高的生产社会化和科学化水平,实现了土地产出效率、劳动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的深度统一,实现了生产空间集约高效与城乡统筹发展的高度融合。	地域空间环境系统要求生产空间能够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并随外界环境变化,生产空间结构、功能与效率不断转型升级。
生活空间	合理的农村聚落布局,适度的人口集中居住,完善的基础配套设施,互动的城乡生活空间,宜居的乡村人居环境。	社会文化环境系统重点表达了人们社会空间、居住空间和公共空间的结构特征和变化,试图营造一个舒适、便捷的宜居空间。
生态空间	宏观上,具有良好的生态空间格局,微观上,保持良好的生境质量和景观多样性,成为城乡发展重要的绿色空间和生态屏障。	自然生态环境系统是生产生活空间的物质载体和环境基础,是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生态功能维系不可或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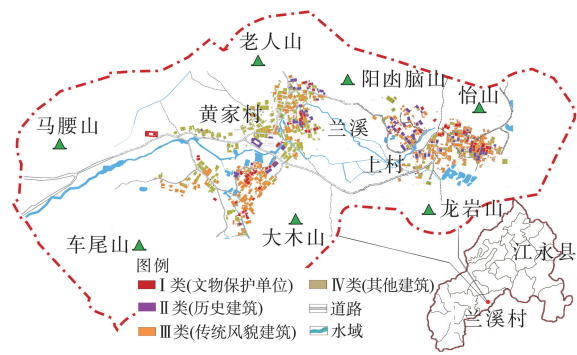


图2 调研点区位
Fig.2 Location of the research sit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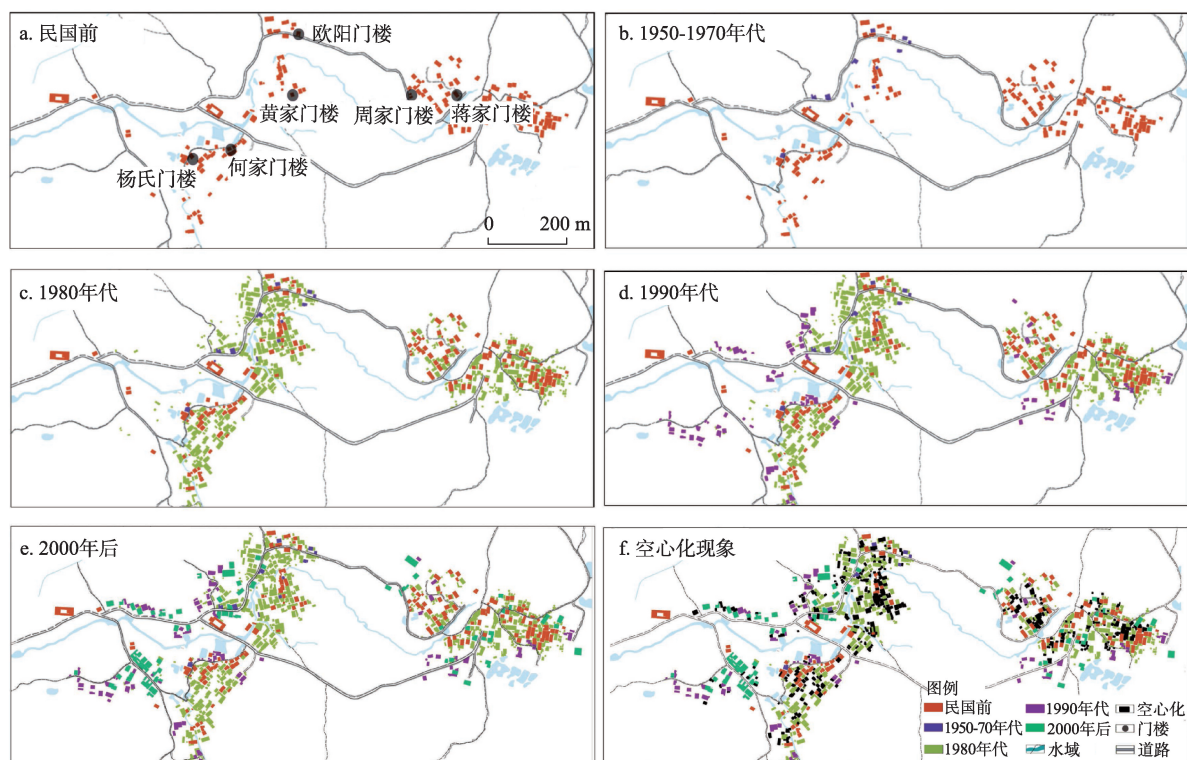


图3 兰溪村生活空间变化

Fig.3 Changes of living space in Lanxi Village, Jiangyong County, Hunan Province

1984年,兰溪瑶族乡成立,加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和民族政策的落实,兰溪村生活空间迎来了一次大规模的扩张(图3c),但整体上生活空间依然由血缘关系维系,簇群而居的特点依然明显。1992年以来,随着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兰溪村村民与外界交往越来越频繁,尤其是外出务工者越来越多,这类群体对日益拥挤的族群式生活空间越来越不满,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生活空间开始断裂,以自由舒适为标准的生活空间开始重构。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村民生活空间扩张受血缘关系的约束力越来越小,村落外围空间扩展趋势非常明显(图3d和图3e)。实际上,进入21世纪以来,与大多数中国村落一样,兰溪村大部分年轻人都外出务工,他们开始接受新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向往城市生活,追求更加舒适、自由和富足的生活,不少年轻人选择了城镇居住或者在村落外围居住,村落空心化态势明显(图3f)。

3.2 生产空间由农业功能向旅游功能转型

据学者考证,兰溪村明朝以前处于较为封闭的状态,与外界联系较少,生产空间局限于聚落周围。明洪武九年(1376年)接受朝廷招安,兰溪村进入了一段繁荣时期,朝廷税赋政策较为宽松,经济

发展较快,生产空间扩展较快,农业用地已经扩展到村外五十里外的粗石江。随着农业空间的扩张,兰溪村民文化空间、建筑空间和消费空间用地需求不断扩大,新建了民居82座,牛庄屋10余个,戏台5座,凉亭18座,宫观寺庙68座(辛松峰, 2015),这种繁盛现象持续到清朝嘉庆十七年(1812年)。从1812年至1949年,随着人口持续增加和“摊丁入税”政策的推行,兰溪村难以维持过密化生产,一些村民开始迁出形成新的聚落,生产空间出现萎缩。新中国成立最初的20年内,在“以粮为纲”的极左思潮下,兰溪村不断扩大生产空间,周边的老人山、马腰山、大木山、龙岩山、车尾山、阳函脑山和怡山等均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开发,林地破坏严重,由于土壤贫瘠,生产效率低下。

改革开放以来,兰溪村生产空间功能演变也经历了3个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的单一农业功能阶段、90年代的土地闲置与利用并存阶段和21世纪以来旅游功能转型阶段。兰溪村地形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四面环山,两面临水,中间小盆地适合人类居住和农业生产,村落中农地与建筑物间或分布,既方便村民耕作和起居,又兼顾兰溪河的灌溉作用,节省了劳动力,是典型的中国乡村农业发展

模式,这种生产模式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初。1990年代中期,由于外出务工效益远高于农业生产效益,兰溪村青壮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外出务工,兰溪村生产空间边界逐步萎缩,出现了大面积的撂荒,一方面是由于缺乏劳动力,原有生产空间难以维系,另一方面是因为山边土地贫瘠,产量不高,村民只选择距离最近、土壤最肥沃的土地耕种,生产空间呈现出撂荒与利用并存的局面。2005年,湖南日报报道了《兰溪一勾蓝瑶的“桃源”》一文(陈幼君,2007),兰溪村神秘面纱才被揭开,在政府积极引导下,兰溪村迎来了巨大发展机遇。随着兰溪村旅游业的发展,村内商业用地不断增加,餐饮、停车场、商店以及旅游配套设施用地需求增加,村落农业生产功能逐渐弱化,旅游产业功能日益凸显(图4)。

3.3 生态空间由外部整体收缩向内部斑块化发展

兰溪村四周环山,有大小山7座,植被覆盖率非常高,一直以来是村落防御的天然屏障。20世纪50-70年代,在“以粮为纲”和“大炼钢铁”的极左思潮影响下,兰溪村山上植被被砍伐一空,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严重,自然资源一度枯竭,严重影响了村民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呈现整体收缩态势。90年代以来,兰溪村实施了封山育林政策,7座山体重新覆绿,植被主要以野生灌木和人工竹木为主,经过20多年的发展,兰溪村外围区域生态空间重新呈现整体扩张趋势。21世纪初,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兰溪村生态空间得到进一步优化,群山林地经过人工改造,逐渐转换为地文景观,成为旅游化的生态空间,经济增值效应明显。与此同时,村落内部农用地与建筑用地交错分布,这些农用地在90年代由于维护成本较高撂荒较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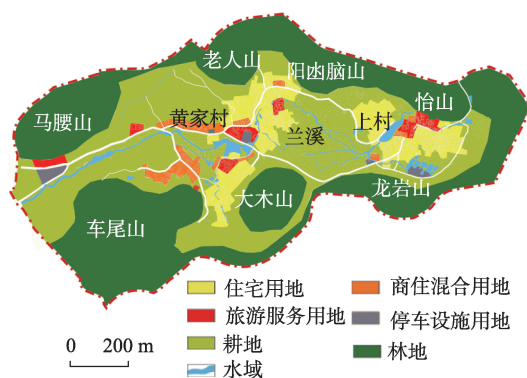


图4 兰溪村土地利用空间格局

Fig.4 Land use pattern of Lanxi Village, Jiangyong County, Hunan Province

旅游开发以来,这些斑块化的生产用地被重新利用起来,种植向日葵、郁金香等观赏性植物,原有的生产空间逐渐转化为生态空间,并与外围生态空间形成了“点一面”呼应的生态空间系统。

3.4 传统人居空间向新型复合空间转变

“三生”空间变化不是孤立的变化,三者之间可以相互转换,兰溪村人居空间的变化体现了这一特征,即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出现了新的复合空间结构特征,使得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化更加复杂。

(1) 生产—生活空间融合发展态势明显。自2005年被外界熟知以来,江永县和乡政府积极介入,并编制了兰溪村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兰溪村先后被评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湖南省最美民族村寨、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村落和全国文明村,2015年成功创建为国家3A景区。在旅游市场需求和政府强势引导下,兰溪村依据规划对传统的生产生活空间进行了更新改造(图5),形成了“产居一体化”的复合型空间,主要体现在:①在主干道两侧集中整治改造了传统建筑空间,增加了部分旅游功能(如餐饮和住宿),减少了部分生活功能(如人畜分离),形成了生活—生产复合空间;②重新修缮了村落公共空间,在村落祭祀场所(相公庙)周边,新建了大量旅游基础设施,结合周边传统建筑改造,形成了娱乐、购物、住宿、餐饮一体化的旅游生产空间,生活功能逐渐被弱化;③在旅游发展带动下,很多村民利用周边农田景观,主动改善了生活空间结构,新建了不少农家乐,形成了生产—生活兼具的复合空间形态。

(2) 生产—生态空间相互转化趋势明显。从兰溪村发展历史来看,生产空间和生态空间一直是“你进我退”的变动格局,二者很难兼容。但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兰溪村生产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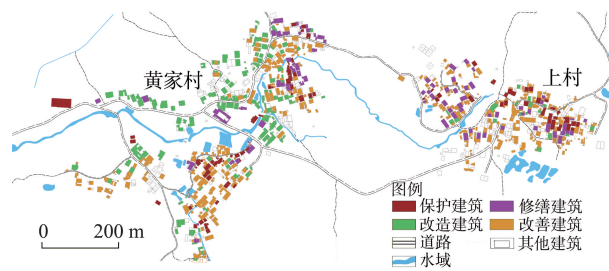


图5 兰溪村生活空间结构更新

Fig.5 Living space structural renovation of Lanxi Village, Jiangyong County Hunan Province

产功能转型态势明显,生产空间与生态空间兼容性特点凸显,主要体现在:①林地生态功能逐渐转化为旅游生产功能,成为游客休憩、休闲空间;②村落中农用地逐渐变成景观用地,形成了旅游-生态复合功能空间;③兰溪自然水体融合了生态-生产功能,兰溪河迂回曲折,流经兰溪村全境,兰溪河上建有众多亭、桥,形成“人行三里观四亭,水流百步过十桥”的景观特征,是重要的旅游-生态空间;④兰溪村利用荒地堆放了400多块碑刻,并对荒地进行了景观化处理,成为游客观赏与学习的场所,实现了生态空间的旅游功能转化。

4 兰溪村人居环境演变的驱动机制

兰溪村“三生”空间的演变过程实质上是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的缩影,是内部驱动与外部诱导的综合体现,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同时,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动力系统、空间响应、适应性分析和路径重构等一系列内容。基于此,构建了集驱动机制、格局演变和空间重构于一体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驱动机制图(图6)。

4.1 影响要素

(1) 旅游市场需求。当前,传统村落旅游已成为我国旅游产业发展的一大亮点,旅游者对传统村

落有强烈的体验需求、感知需求和休闲需求。为了迎合旅游市场需求,兰溪村修缮了村内保存较为完整的古建筑院落,并成功申报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保留了兰溪村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恢复了兰溪村地方风俗、民间礼仪、民间节庆和祭祀活动,如2006年举办了第一次勾蓝瑶寨“洗泥节”,旅游者文化体验和感知效果非常好,已成为兰溪村旅游发展的一张名片。兰溪村的选址充分体现了先民们对该区域山形水系等自然环境的认知和把握,已形成了“群山-植被-流水-人家”四素同构的生态空间复合系统。这种道法自然的人居环境思想和安定求稳的生活理念也吸引了不少旅游者来此休闲娱乐。2015年,该村接待游客5万人,旅游综合收入180万元,旺盛的旅游市场需求使得兰溪村村民生活、生产方式发生了改变,由此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成为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的重要推动力。

(2) 政府政策引导。政府政策往往能起到制约或者推动人居环境系统演变,可以改变人居空间格局演变的速度和方向。2005年以前,已有少量的游客进入兰溪村,但未引起村民高度重视。随着兰溪村被外界熟知,政府成立了江永兰溪勾蓝瑶寨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村民以土地和房屋入股组建市场主体,政府统一规划管理土地资源和传统建筑资源,重新规划了村落生活、生产和生态空间,完善了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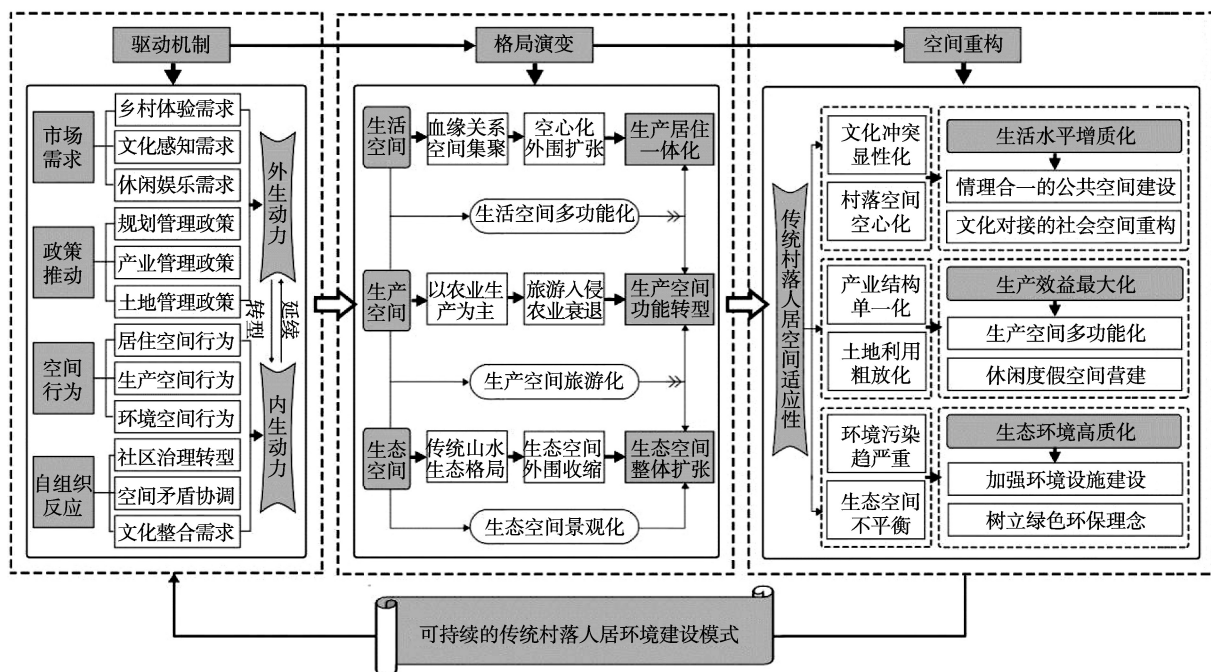


图6 基于“三生”空间的人居环境演变机理和重构模式

Fig.6 Settlement environment change mechanism and rural restructuring model based on ecological-living-production space

落道路、给水、排水、电力、电讯、消防、环卫等工程设施,先后修建集散广场、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与服务点等旅游服务设施。2014年政府开始对村落建设进行监管和控制,禁止拆除传统建筑,对新建建筑的层数、规模和外立面有严格的规定。同时,成立了勾蓝瑶寨农产品加工、特色农业种植、农家乐和民俗文化表演等各类专业合作社,调整了村民生产结构,丰富了村民日常生活。把改造自然生态与改进生活方式结合起来,采取集中整改,教育引导的方法,发动村民进行整治,实行“包净化、包绿化、包美化”到位的机制,促使村民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些政府行为与政策客观上改变了兰溪村用地结构和产业布局,改变了村民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提高了村民环境意识和环境认知。因而政府对村落发展的调控和干预能直接影响人居环境演变方式和建设模式。

(3) 空间行为转变。随着旅游收入的增加,兰溪村村民参与旅游发展的意愿更加强烈,村民中出现了各种适应性空间行为,逐渐改变了原有的生活空间和生产模式,促使村民从单一产业身份向多重产业身份转型,并在兰溪村旅游发展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兰溪村旅游发展采取了政府引导、市场开发和社区参与的三结合模式,村落主干道两侧村民开始改建传统生活空间,形成商住两用功能空间。村落外围部分村民开始流转土地和林地,用于生态空间营建和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村落核心区域部分村民完全退出生活空间,变成旅游经营空间,生产空间也转变为以旅游服务为主的复合空间。这些空间行为的转变使得传统村落商业气氛更加浓郁,传统的“三生”空间均受到侵蚀,客观上也造成了核心景区过度拥挤,文化冲突、环境污染和公共空间失落等问题日趋严重。部分村民开始寻求更为舒适的居住环境,在村落外围新建住宅,客观上也加重了兰溪村土地利用的紧张程度和生态空间的环境压力。

(4) 自组织反应力。大部分传统村落旅游发展是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模式,这种模式在发展初期很有必要,但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村民自下而上的自组织反应能力逐渐增强,成为不可忽视的推动力量。兰溪村是一个多姓氏的传统村落,利益主体复杂,历来自组织能力较强,旅游发展过程中建立了多项工作机制,实行村民自治管理。先后制定了《勾蓝瑶寨村民公约》《勾蓝瑶寨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运行管理办法》《星级农家乐准入和管理办法》等管理机制,规范了村民行为,明确了分红机制,细化了准入原则,已成为旅游开发自组织管理的典型代表。村民自组织意识和能力的提升客观上为后续的建筑空间改造、生产功能转型和生态环境营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4.2 驱动机制

产业发展是兰溪村人居环境演变的重要基础,旅游作为兰溪村的支柱产业,其影响力逐渐渗透到其他行业中,带动了“三生”空间格局的变化。在此背景下,基于“三生”空间的兰溪村人居环境演变是一个复杂的动态演化过程,是内生变量与外生动力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内生动力主要是村民空间行为影响和自组织反应增强,随着与外界交流频率的加大,村民个体意识和自主意识逐渐提升,基于利益最大化原则的空间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三生”空间演变的走向和规模,成为人居环境演变的重要动力。自组织的力量提升反映了村民改变现状、分享旅游红利的迫切愿望,它可起到凝聚人心,整合力量,协调矛盾作用,是兰溪村人居空间有序发展的核心动力。外力驱动主要表现为市场需求与政策推动的相互作用,由此形成的新型人地关系已成为兰溪村人居环境演变的动力源泉。乡村旅游市场持续旺盛是兰溪村人居空间演变的根本诱因,为潜在旅游者领略兰溪勾蓝瑶寨风土人情奠定了市场基础。兰溪村是湖南省的贫困村,也是勾蓝瑶文化的发源地,旅游开发成为脱贫致富的优先手段。政府为促进旅游产业发展,多方筹措资金,不断加快旅游项目建设,加大力度完成传统建筑修缮、改造、改善工程,促使传统“三生”空间结构发生改变,尤其是为了进一步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先后将一些荒地、林地和部分农地进行了景观化改造,转变为旅游用地、生态用地和农产品加工用地,形成了新型的生活—生产和生产—生态复合空间。此外,为了规范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政府制定了若干产业引导政策、土地利用政策和空间规划政策,在政府引导和法规制约下,村民居住空间行为和生产空间行为受到多方约束,空间矛盾日益突出,用地需求不断增多,为追求更舒适的生活环境,很多居民将生活空间迁移到村落外围区,加快了村落“三生”空间演变。

在内外驱动作用下,兰溪村人居空间格局发生

了较大变化。总体来看,生活空间多功能化趋势突出,生产空间旅游化转型特征明显,生态空间景观化态势良好。但从兰溪村适应程度来看,依然存在较多问题,反映在文化冲突显性化、土地利用粗放化和生态空间不平衡等方面,为此,从“三生”空间视角构建了空间重构方案,为可持续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建设模式提供借鉴(图6)。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在快速城市化与乡村旅游开发背景下,从“三生”空间视角探索兰溪村人居环境演变特征和发展机理,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出中国传统村落发展的一般规律。基于参与性农村调查与评估(PRA)、GIS空间分析等方法,研究了兰溪村“三生”空间演变的过程、格局与机制,研究表明:①从“三生”空间视角,分析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与“三生”空间的系统耦合特征。认为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在空间上要实现生活空间宜居、生产功能协调和生态空间优美,这与“三生”空间系统目标和特征非常契合,因而从“三生”空间视角分析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②从“三生”空间演变特征来看,兰溪村生活空间由血缘集聚向外围扩散转换,生产空间由农业功能向旅游功能转型,生态空间由外部整体收缩向内部斑块化发展。“三生”空间演变过程是一个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过程,兰溪村“三生”空间逐渐由传统的人居空间向新型复合空间转变,使得人居环境系统演变趋向复杂化;③传统村落“三生”空间格局的演变过程,是在旅游市场需求、政府政策引导、空间行为转变和自组织反应力的内外双重驱动作用下的结果,内力驱动主要集中在农户生活空间结构特征上的延续与转化,外力驱动主要体现在生产和生态空间结构的转型与更替。在内外驱动作用下,兰溪村人居空间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但从兰溪村适应程度来看,依然存在较多问题,需要从“三生”空间视角构建空间重构方案,探索可持续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建设模式。

5.2 讨论

随着旅游市场需求的不断转型升级,传统村落旅游发展将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转型发展困境,迫切需要在“三生”空间上寻求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机制和建设模式。作为湖南省传统村落旅游开发和精

准扶贫的典型代表,兰溪村“三生”空间格局演变特征与驱动机制不仅可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依据,还可为中国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提供样本参考和经验借鉴。尽管兰溪村旅游开发已有10多年,基于“三生”空间的人居环境建设卓有成效,但也面临着发展后劲动力不足,“三生”空间发展不平衡,文化资源整合强度不够,旅游基础设施不完善,产居空间冲突还需化解等问题。从空间重构视角来看,可以从生活水平增质化、生产效益最大化和生态环境高质量化等方面,重构“三生”空间系统(龙花楼等, 2017)。针对兰溪村用地日益分散化的现实情况,立足于现有的自然环境、经济条件和文化习俗,可适当加强传统聚落的空间聚集,优化聚落的空间结构,构建情理合一的公共空间、文化对接的社会空间和设施完善的生活空间。针对兰溪村日益增加的旅游用地需求,可选择区位条件较好、基础设施较完善的地区集中布局,引导旅游产业集聚发展,提升土地利用效率,构建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生态环境是兰溪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在保护兰溪村自然山水格局基础上,优化村落内部生态系统廊道,完善环境社区治理体系,从管理体制、技术手段和环保意识等角度,全方位打造优美的生态空间。

但从兰溪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来看,对此类具有文化独特性的传统村落旅游地,可依托现有文化资源,加大文化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农业休闲度假旅游产品。兰溪村是勾蓝瑶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属于稀缺资源,具有活态性、多功能性和社会经属性等特征。因此,加快旅游产业融合发展需要保持文化资源的原真性,正确认知勾蓝瑶文化的演替性,确保旅游产品的高附加值性。在兰溪村文化景观基础上,充分挖掘勾蓝瑶文化资源,以创意农业文化为载体,找准与旅游产业的融合点,提升兰溪村传统文化资源价值,最终将兰溪村打造成为一个集农耕文化体验区、休闲度假区和特色商品消费区于一体的旅游景区,并作为一个标志性的功能区进行整体营销。

尽管从“三生”空间视角分析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特征和驱动机制,但由于人居环境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三生”空间只是人居环境系统中的一部分,还有一些重要内容尚未涉及或者研究较为肤浅,比如社会空间是人居环境系统中的重要内容,传统村落“三生”空间的演变过程实质上也是村民

社会关系网络断裂与重构的过程,社会空间演变的过程、特征与影响等内容需要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强化。此外,由于数据收集的局限性,本文对“三生”空间的量化表征还存在数据支撑不足、微观刻画精度不够等问题,相关研究结论还有待进一步检验和验证。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车震宇. 2017. 旅游发展中传统村落向小城镇的空间形态演变[J]. 旅游学刊, 32(1): 10-11. [Che Z Y. 2017. Lvyou fazhan zhong chuantong cunluo xiang xiaochengzhen de kongjian xingtai yanbian[J]. Tourism Tribune, 32(1): 10-11.]
- 陈幼君. 2007. 湘南勾蓝瑶古村落旅游资源的开发保护[J]. 热带地理, 27(3): 279-283. [Chen Y J. 2007. Exploitation and protection of tourism resource of the ancient village of the Goulan Yao nationality in Jiangyong, Hunan[J]. Tropical Geography, 27(3): 279-283.]
- 陈喆, 周涵滔. 2012. 基于自组织理论的传统村落更新与新民居建设研究[J]. 建筑学报, (4): 109-114. [Chen Z, Zhou H T. 2012. Study on renewal of traditional village and new folk house construction by theory of self-organization[J]. Architectural Journal, (4): 109-114.]
- 冯骥才. 2013. 传统村落的困境与出路: 兼谈传统村落是另一类文化遗产[J]. 民间文化论坛, (1): 7-12. [Feng J C. 2013. Chuantong cunluo de kunjing yu chulu: Jian tan chuantong cunluo shi ling yilei wenhua yichan[J]. Forum on Folk Culture, (1): 7-12.]
- 何依, 孙亮. 2017. 基于宗族结构的传统村落院落单元研究: 以宁波市走马塘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为例[J]. 建筑学报, (2): 90-95. [He Y, Sun L. 2017. A study on the courtyard unit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based on clan structure as exemplified in Zoumatang Village, Ningbo[J]. Architectural Journal, (2): 90-95.]
- 胡燕, 陈晟, 曹玮, 等. 2014. 传统村落的概念和文化内涵[J]. 城市发展研究, 21(1): 10-13. [Hu Y, Chen S, Cao W, et al. 2014. The concept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1(1): 10-13.]
- 焦胜, 郑志明, 徐峰, 等. 2016. 传统村落分布的“边缘化”特征: 以湖南省为例[J]. 地理研究, 35(8): 1525-1534. [Jiao S, Zheng Z M, Xu F, et al. 2016. The marginal tendency of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distribution: The case study of Hunan Province[J]. Geographical Research, 35(8): 1525-1534.]
- 康璟瑶, 章锦河, 胡欢, 等. 2016. 中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分析[J]. 地理科学进展, 35(7): 839-850. [Kang J Y, Zhang J H, Hu H, et al. 2016. Analysis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J]. Progress in Geography, 35(7): 839-850.]
- 李伯华. 2014. 农户空间行为变迁与乡村人居环境优化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Li B H. 2014. Nonghu kongjian xingwei bianqian yu xiangcun renju huanjing youhua yanjiu[M]. Beijing, China: Science Press.]
- 李伯华, 刘沛林, 张博野, 等. 2011. 欠发达地区农户消费行为空间结构演变特征: 以湖北省黄冈市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30(4): 452-462. [Li B H, Liu P L, Zhang B Y, et al. 2011. The evolution of spatial structure of rural households' consuming behaviors in undeveloped rural area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 case of Ercheng Town in Hubei Province[J]. Progress in Geography, 30(4): 452-462.]
- 李秋颖, 方创琳, 王少剑. 2016. 中国省级国土空间利用质量评价: 基于“三生”空间视角[J]. 地域研究与开发, 35(5): 163-169. [Li Q Y, Fang C L, Wang S J. 2016. Evaluation of territorial utilization quality in China: Based on the aspect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J].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35(5): 163-169.]
- 李志宏, 乔文红. 2011. 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与民族地区乡村治理: 以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奔子栏村“拉斯节”为例[J]. 学术探索, (4): 61-65. [Li Z N, Qiao W H. 2011. Public cultural space in traditional village and the village governance in ethnic regions: A case study of “La Si Festival” in Benzilan Village, Deqin County, Diqing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Yunnan Province[J]. Academic Exploration, (4): 61-65.]
- 刘继来, 刘彦随, 李裕瑞. 2017. 中国“三生空间”分类评价与时空格局分析[J]. 地理学报, 72(7): 1290-1304. [Liu J L, Liu Y S, Li Y R. 2017. Classification evaluation and spatial-temporal analysis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s in China[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72(7): 1290-1304.]
- 龙花楼. 2012. 中国乡村转型发展与土地利用[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Long H L. 2012. Land use and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M]. Beijing, China: Science Press.]
- 龙花楼. 2013. 论土地整治与乡村空间重构[J]. 地理学报, 68(8): 1019-1028. [Long H L. 2013.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8(8): 1019-1028.]
- 龙花楼, 屠爽爽. 2017. 论乡村重构[J]. 地理学报, 72(4): 563-576. [Long H L, Tu S S. 2017. Rural restructuring: Theory, approach and research prospect[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72(4): 563-576.]

- 卢松, 周小凤, 张小军, 等. 2017. 旅游驱动下的传统村落城镇化研究: 以世界文化遗产宏村为例[J]. 热带地理, 37(3): 293-303. [Lu S, Zhou X F, Zhang X J, et al. 2017. Tourism-driven urbanization in Ancient rural area: A case study of the Hongcun Village[J]. Tropical Geography, 37(3): 293-303.]
- 鲁可荣, 程川. 2016. 传统村落公共空间变迁与乡村文化传承: 以浙江三村为例[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38(6): 22-29. [Lu K R, Cheng C. 2016. Change of traditional rural public space and inheritance of rural culture: A case study of three villages in Zhejiang Province [J].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38(6): 22-29.]
- 孙九霞. 2017. 传统村落: 理论内涵与发展路径[J]. 旅游学刊, 32(1): 1-3. [Sun J X. 2017. Chuantong cunluo: Lilun neihan yu fazhan lujing[J]. Tourism Tribune, 32(1): 1-3.]
- 陶伟, 陈红叶, 林杰勇. 2013. 句法视角下广州传统村落空间形态及认知研究[J]. 地理学报, 68(2): 209-218. [Tao W, Chen H Y, Lin J Y. 2013. Spatial form and spatial cogni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 in syntactical view: A case study of Xiaozhou Village, Guangzhou[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8(2): 209-218.]
- 佟玉权. 2014. 基于GIS的中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异研究[J]. 人文地理, 29(4): 44-51. [Tong Y Q. Research on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 based on GIS [J]. Human Geography, 29(4): 44-51.]
- 王琼, 季宏, 陈进国. 2017. 乡村保护与活化的动力学研究: 基于3个福建村落保护与活化模式的探讨[J]. 建筑学报, (1): 108-112. [Wang Q, Ji H, Chen J G. 2017. A study on the dynamics of the preservation and vitalization of villages based on three cases in Fujian[J]. Architectural Journal, (1): 108-112.]
- 吴必虎, 徐小波. 2017. 传统村落与旅游活化: 学理与法理分析[J]. 扬州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1(1): 5-21. [Wu B H, Xu X B. 2017. Tourism-oriented rejuven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An explorative research[J]. Journal of Yangzhou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1(1): 5-21.]
- 吴艳娟, 杨艳昭, 杨玲, 等. 2016. 基于“三生空间”的城市国土空间开发建设适宜性评价: 以宁波市为例[J]. 资源科学, 38(11): 2072-2081. [Wu Y J, Yang Y Z, Yang L, et al. 2016. Land spatial development and suitability for city construction based on ecological-living-industrial space: Take Ningbo City as an example[J]. Resources Science, 38(11): 2072-2081.]
- 席建超, 王首琨, 张瑞英. 2016. 旅游乡村聚落“生产-生活-生态”空间重构与优化: 河北野三坡旅游区苟各庄村的案例实证[J]. 自然资源学报, 31(3): 425-435. [Xi J C, Wang S K, Zhang R Y. 2016. Restructuring and optimizing production-living-ecology space in rural settlements: A case study of Gougezhuang Village at Yesanpo tourism attraction in Hebei Province[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31(3): 425-435.]
- 辛松峰. 2015. 关于勾蓝瑶社会经济状况演进的分析[J]. 怀化学院学报, 34(7): 23-27. [Xin S F. 2015. Analysis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evolution about Gou Lan Yao[J]. Journal of Huaihua University, 34(7): 23-27.]
- 曾菊新, 杨晴青, 刘亚晶, 等. 2016.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乡村人居环境演变及影响机制: 以湖北省利川市为例[J]. 人文地理, 31(1): 81-88. [Zeng J X, Yang Q Q, Liu Y J, et al. 2016. Research on evolution and influential mechanism for rural human settlement in national key ecological function areas: A case of Lichuan[J]. Human Geography, 31(1): 81-88.]
- 张浩龙, 陈静, 周春山. 2017. 中国传统村落研究评述与展望[J]. 城市规划, 41(4): 74-80. [Zhang H L, Chen J, Zhou C S. 2017. Research review and prospect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China[J]. City Planning Review, 41(4): 74-80.]
- Antrop M. 2004. Landscape change and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Europe[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67(1-4): 9-26.
- Ghaderi Z, Henderson J C. 2012. Sustainable rural tourism in Iran: A perspective from Hawraman Village[J].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3: 47-54.
- Hales S, Baker M, Howden-Chapman P, et al. 2007. Implications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for housing, human settlements and public health[J]. Reviews on Environmental Health, 22(4): 295-302.
- Lepp A. 2007. Residents' attitudes towards tourism in Bigodi Village, Uganda[J]. Tourism Management, 28(3): 876-885.
- Lim J C, Choi B K, Kim S Y, et al. 2016. Korean traditional village forest (Ma-Eul-Soop) and potential natural vegetation: A case study on the Sachon-Ri Garo-Soop in Gyeong-sangbuk-do, South Korea[J]. Journal of Plant Biology, 59(5): 515-524.
- Palang H, Helmfrid S, Antrop M, et al. 2005. Rural landscapes: Past processes and future strategies[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70(1-2): 3-8.
- Pizarro R E. 2009. The mitigation/adaptation conundrum in planning for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settlements: Introduction[J]. Habitat International, 33(3): 227-229.
- Sujarwo W. 2016. Stand biomass and carbon storage of bamboo forest in Penglipuran traditional village, Bali (Indonesia)[J]. Journal of Forestry Research, 27(4): 913-917.

Change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and driving mechanism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based on living–production–ecological space : A case study of Lanxi Village, Jiangyong County, Hunan Province

LI Bohua^{1,2,3}, ZENG Can^{1,2*}, DOU Yindi^{1,2,3}, LIU Peilin^{1,2,3}, CHEN Chi^{1,2,3}

(1. Research Establishment for Human Settlement,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421002, Hunan, China; 2. College of City and Tourism,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421002, Hunan, China; 3. Cooperative Innovation Centre for Digitaliz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Ancient Villages and Town, Hengyang 421002, Hunan,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apid urbanization and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human settlement change in Lanxi Village, Jiangyong County, Hunan Provi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ving-production-ecological space, which to some extent can reflect the general patterns of traditional village development in China. Based on 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PRA) and GIS spatial analysis,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process, pattern, and mechanism of change of living-production-ecological space of Lanxi Villag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rough analyzing the system coupling feature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and living-production-ecological space and based on the living-production-ecological space theory, we believe that traditional villages'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should contain livable living space, coordinated production functions, and beautiful ecological space, which accord with the goals and features of living-production-ecological space system. (2) The living space of Lanxi Village transformed from consanguineous concentration to expansion to the periphery; the production space transformed from agricultural function to tourism function; and the ecological space transformed from external overall contraction to patchy distribution. The processes of change of living-production-ecological space were intertwined and interpenetrative. Also living-production-ecological space of Lanxi Village gradually transformed from traditional human settlement space to new multiple use complex space. (3) Change in living-production-ecological space pattern was caused by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driving factors that include tourism market demand, government policies, spatial behavior transformation, and self-organizing reactions.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s focused on the continu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living space structural features, while the external driving factors were mainly embodied at the transformation and replacement of production and ecological space structures. Seen from the degree of adaptation to change of Lanxi Village,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that remain to be solved. So this article suggests reconstitute the living-production-ecological space and explore sustainable human settlement construction mod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Key words: living-production-ecological space; traditional village; settlement environment; driving mechanism; Lanxi Village of Jiangyong County